

食

厚重的雲層遮蔽了月光，森林中陰暗的幽徑，瀰漫著淡淡的鐵鏽腥味，伴隨著捕食者吃食獵物的咀嚼聲響，罌粟花親嗅著空氣中這迷人的味道，同時體內也再一次的升起了食慾。

啊啊，真討厭，又餓了。

她這麼想著，朝著聲音的來源走去，可能的話也許她可以分到一杯羹。

但她看見的，卻與她所想的不同。

那是什麼？

她納悶的想著。

她看見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，在吃著另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，而被吃的那一位似乎還沒完全死透，看著那微微抽搐的軀體，罌粟花明白躺臥在血泊的人——如果能稱之為人的話——很快就會死去。

而另一個獵食者，有一部分同她一樣被植物侵襲，但她可不會就這麼傻到以為對方是同類，就像一山不容二虎，她不喜歡，也不允許有同她一樣的人在她的獵食地獵食，特別是對方發現了她，那眼神還把她也當成了地上死物般的獵物。

「我的。」罌粟花指了指已經了無生息的屍體，用著理所當然的語氣，「你，離開。」

但對方卻只發出了「吼鳴鳴——」的低鳴當作回答。

她明白其中的意思，那是捍衛、是警告，因為她也會發出這樣的聲音。

彼此的相似點讓她感到厭惡。

真討厭。

她想。

對方既然不肯離去，何不當成食物吃掉呢？看起來好像也挺好吃的不是嗎？

也許是思考的時間太長，對方率先朝著罌粟花撲去，為了躲避敵人的攻擊，罌粟花朝敵人甩去粗重的樹根，本應該將人擊出才對，沒想到對方卻反手抱住了樹根，並且張口便咬下粗厚的樹皮。

「痛！」罌粟花輕叫了一聲，剩餘的樹根都像敵人刺去，而對方僅僅靈巧的逃離出攻擊範圍，被咬傷的傷口正流出鮮紅的樹液，而敵人則吐出了口中的樹皮。

「唔……很難吃吧，我也覺得我很難吃。」罌粟花說著的同時朝著敵人衝去，她不想留給對方任何喘息的時間，尖銳的樹尖刺去，卻因對方的閃躲只擦破了臉部表層。

真討厭，就像那些靈活難以捕捉的動物。

藤蔓竄起，纏住對方腳跟，「啪沙。」將人拉倒在地，然而敵人卻以詭異的姿勢彎起了身抓住翠綠的樹藤，朝著綠藤咬去。

噗滋。

綠色的鮮血濺灑。

時間瞬間凝固，只聽見兩人輕微的喘息聲。

「好痛……但是你也痛吧？」

罌粟花打碎了寧靜，眼中流下晶透的水珠，眼前人的尖牙緊緊咬住綠蔓，然而他身上也被刺入了樹根，綠與紅的血混雜在一起卻又不相容。

罌粟花跪坐在敵人身前，拔拉開對方的尖口，救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，「那麼我開動了。」尖銳的虎齒刺入對方的咽喉，撕咬下一大塊的血肉，但很快的就同先前敵人吐出樹皮一般，她吐出了口中之物。

好臭。

而且都是草的味道。

什麼呀，原來不是食物嗎？

她伸出舌頭，用手抹了抹被染綠的舌尖。

視線流轉，落在了只剩餘溫的屍體，放棄了手中仍有些許微薄生命的生物。



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的呢？

她不知道，也想不起來。

好像一夜之間一切就變了。

喀滋、喀滋。

她眼中落下了淚水，滴在了他正吃食的食物上，染紅。

如同她現在的生活，她周遭的一切都被染紅。

她不吃人，卻吃人的屍體。

眼前這個類人類的生物為何如此美味？

她有時候很討厭這樣的自己。

但是沒辦法的呀，因為飢餓很可怕，會侵蝕她僅有的理智。

她是人，至少她內心有個這麼小小的期望。

她曾是個人，她希望這樣的身分繼續留存。

繼續做貧民也無所謂、繼續當小偷也沒關係、就算可能會被賣掉……她也還是想當人。

喀滋、喀滋。

難道這是很奢侈的願望嗎？

她還記得被趕出來的那日，被飢餓侵蝕的她，不會捕獵，沒有食物的她，忍著痛咬下自己的樹根與樹藤，那味道比旁邊流滿綠血的傢伙難吃多了，而且又很疼。

喀滋、喀滋。

對不起，我吃了你的屍體。

但是，真的很好吃。